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 盧 慶 盛 —

從維也納的米蓋爾廣場進門，走到王宮內苑佛蘭慈廣場進去，便看見那文藝復興式的大門了，門叫蕭威采爾門，有石獅和徽章做裝飾，天花板上又有繪畫。入門後又是一座內苑，打右邊的石階拾級而上可以走到宮廷教堂的門口，在門口處便是售票處，票價有幾種，最貴的要七先令，坐的是祭壇正面的座位。

教堂很狹小，但却是莪特式建築，只要看聖壇後面的五彩玻璃就可明白它是相當古老的了。座位後面有一層日本式的四樓，樓上欄干全部雕了非常古雅的彫刻。天花板上吊着水晶枝形燈架，驟看時不令人覺得有點跟教堂不大調和，但事實上這幢房子原是馬基西美利安大帝時代的宮廷歌劇院，後來才改為宮廷寺院的，所以會有這種不調和的現象存在。

到了上午十一點鐘，便有六個十七、八歲的白衣青年與祭司一同進去做彌撒，這些青年顯然是出身少年合唱團的，因此他們朗誦祈禱文的美好聲音響遍狹小的教堂內。

當祭壇前面的儀式做過後，不知從何處突然傳來一陣管絃樂聲，同時又開始傳出美好的合唱。這正是少年合唱團的大合唱。合唱和管絃樂一起非常出色的展開了舒伯特的「彌撒曲」。一面瞧着香煙繚繞的祭壇和柱龕裡的聖像，一面傾聽彷彿由天上吹來的宗教音樂，即使是一個並非天主教徒的人，也會深受感動的。原來少年合唱團的團員是在四樓的欄干內高歌唱。接着又開始唱巴律斯托利的「彌撒曲」，在管絃樂先奏完楔子時，便唱出悅耳的合唱來了。一片最高音和中音美得沁人心脾，音質非常纖細，但音量却豐富得驚人。在白色大理石祭壇，金色燭台，鑲着金銀的十字架面前來靜聽這個少年合唱團的大合唱，令人好像由原子時代一脚跳回馬麗亞·德烈莎女皇時代去一般。

這個少年合唱團因為是一隊教會的唱歌隊，所以歷來就禁止其混入女噪。合唱團最初是由馬基西美利安大帝時代挑選了七歲到十五歲的少年組成，把他們分做兩隊。一隊唱最高音，另一隊唱中音的。自此以後，幾百年來都在歷代宮廷保護之下，常常培養了不下百個的少年合唱團團員。海頓和舒伯特都當過這個合唱團的團員，古魯克和勃萊克納又當過這個合唱團的彈風琴琴師，莫扎特也當過這個合唱團的首席作曲家。

可是到了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因為哈布斯堡宮廷已沒落，合唱團便得不到王室的津貼。戰後新起的社會黨政府只能全力去重建凋敗疲憊的國家，再沒有餘力來保護這個少年合唱團，因此合唱團不得不在一九一八年解散，結束它那已有四百二十年的光榮歷史了。

但是維也納人無論如何也無法忘掉這個少年合唱團的美妙歌聲的，因此市民到處自動捐錢，希望重新把少年合唱團恢復起來。從前曾在宮廷教堂供職的神甫蕭涅特爲了實現人民的願望，便在一九二四年向全國搜羅了十五、六個合唱團舊團員，又用他們做中心去招募新團員，加以訓練。

社會黨政府對蕭涅特此舉非常感動，便撥出那座壯麗的歐格爾登離宮給他們做宿舍。蕭涅特見自己的工作得到影響，就更加興奮，竭力使那些新由全國招募得來的合唱團員過着嚴格生活，又施以音樂訓練，結果便再產生出一個博得世界聲譽的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來了。

今日維也納少年合唱團擁有團員不下一百五十人，夏天他們便到吉洛爾的奧登堡維也納少年合唱團宿舍裡做身體上的訓練和休養，這幢宿舍本來是吉洛爾地方爲了登山者而設立的一間小客店，蕭涅特見那些舊合唱團團員經過戰時及戰後的艱苦日子，弄得營養失調，染上肺病，身體在弱，因此自掏腰包把這間小客店買了下來，給他們做休養地方，後來他又爲了使那些倒了槓子迫得脫離合唱團的孩子有事可做，不至失業，就把宿舍改成酒店來收容他們，酒店在陸續增建擴充之後，今日已够收容一百五十個客人來投宿了。

這間酒店每到夏天便更加有趣，因為維也納少年合唱團要來這裡休養，他們住在這裡常常開音樂會來娛住客，又每逢星期日便到開滿高山植物的花朵的碧綠草原上，與蕭涅特同做屋外彌撒，然後再由合唱團高唱聖曲。在這個時候，附近一帶來避暑的人都蜂擁而至，弄得漫山遍野都是人。到了九月底，合唱團全團人便要回到歐格爾登離宮去了。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共分三隊，其中一隊常常留在宮廷教堂裡工作，每逢星期日做彌撒時就出來擔任唱聖歌。其餘兩隊却是不停的巡遊世界各國，他們不特唱宗教樂曲，並且也唱德奧兩國的民歌以及莫扎爾特、舒伯特、史特勞斯甚至斐多芬等人的名曲，所以凡是愛好音樂的人沒有一個不想聽聽他們唱歌的。前德國總統奎斯夫夫婦便是有名的維也納少年合唱團迷，每逢合唱團來德國做旅行演奏時他倆一定要去聽，而且在演奏會散場後又在私邸設宴款待這些少年歌唱家。